

第一章

皇上国难，大臣母难，难难难！

八国联军逼得太后、皇上有家不可归，逃难西安。签了个大赔款的《辛丑条约》，才算平静。

袁世凯葬母：竟不许入袁氏祖坟正穴。原来那位刘氏只算庶母，袁世凯的哥哥袁世敦坚持家规。

—

1901年10月。

秋高气爽，北雁南飞，长城内外，早已是萧瑟西风，叶落草枯，田原茫茫了。两天前塞外卷来的寒潮，更使这片天地增厚了萎靡。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坐在总督署内，心焦万分：一时望望弥漫的天空飞沙，茫茫雾幔，令他冷飕飕地颤动着身子；一时看看桌上满放着的公文卷，他猛然感到有万机当理，可又总是入手无定，而放了下来。最令他关注的是大堂正面那堵萧墙，萧墙两侧的通道。他急切地盼望着他派出去的探马能够飞速的从那里走来，告诉他“两宫銮驾的御辇已到”让他速去见驾。

袁世凯有许多日子不曾见到“圣颜”了。什么办法呢？八国联军逼进北京，朝廷无御敌之兵，跑吧。跑到西安去了。幸亏李中堂李鸿章大人跟洋人签订了《辛丑条约》，才算把这场战乱稳了下来。

袁世凯联络了两江总督刘坤一，向西安打去“恭请两宫回銮”的电报。电报发出之后，他便急切地盼望着迎驾的这一时刻。他觉得有许多心里话，必须向老佛爷当面禀明，他要把他那颗忠心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老佛爷。许多天来，袁世凯的生活起居都乱了，有事无事朝服齐整，一日三餐急急匆匆，分分秒秒都在敬候着圣驾的到来。可是，却不知圣驾何时才到。

刚到“不惑”之年的袁世凯，官运又是为此亨通，正是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时候。他自己也这么想。对于袁世凯说来，得算皇恩浩荡，在他荣任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之前，他只是平平常常的一个山东巡抚。镇压义和团，他为朝廷立了功，也只能算一般功劳。直隶总督这个角，外而表率群伦，内而拱卫京畿，位列各省疆吏之首，历来都是元老重臣或老佛爷亲信的人担当，哪里就轮到袁世凯了？签订《辛丑条约》的李鸿章，大约是这个条约太伤天害理了，条约签定不久便死了，死的时候 79 岁。李鸿章是在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任上死的。他一死，朝中便议论继任人的问题。有人说可能是刘坤一，有人说可能是张之洞。结果，发表出来的竟是袁世凯。大家都吃了一惊。于是，议论又来了：有人说，李鸿章死前推荐了袁世凯；有人说，袁世凯在两宫危难时上了大贡。虽然都有理由，但却并不确切。内情人明白，李鸿章死了，荣禄病了，北洋大臣所统各军已被八国联军打得不成样子，京、津又处在帝国主义占领下，应付这个局面，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军阀，对外为帝国主义所赞赏，对内能够镇压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，而袁世凯正是得天独厚，非他莫属。袁世凯手里有实力，山东又是京津近邻，他又为帝国主义所信赖。因而，直隶总督，北洋大臣便落到他头上。

说来也巧：就在袁世凯从山东济南高升到直隶天津的时候，他的生母刘氏一病不起，求尽名医良药，还是无效，竟然仙逝了。按照本朝制度，袁世凯应该丁忧辞职，归守母丧。袁世凯想想，不能。

“此日千载难逢。过了这个村就不见这个店了。”于是，他心生一计，指使山东、直隶士绅纷纷电请政府，允许袁“夺情应变，移孝作忠”。这样的事在清朝例制上虽是少有，但在用人之计，却也竟成事实。山东、直隶人挽留袁世凯，却使袁世凯成了直隶总督，官升一级。赴任那一天，袁世凯披麻戴孝跪在刘氏的灵柩前，悲天悯地，大哭一场：“娘呀，不是儿子不孝，不是儿子不想早早送娘归西，是朝廷用人在急，儿子不得不移孝作忠。有朝一日，儿子会厚送老娘的。”

袁世凯耐不住了，他不在总督署呆等，要出迎了——他探知两宫回銮的路线，便率领随从匆匆赶到顺德府。直到 12 月 15 日，两宫銮驾的御辇才珊珊而至。

当銮驾来到袁世凯等人面前，御辇缓缓落地，人们闪出一条通道时，袁世凯长跪三呼，叩请“圣安”——袁世凯有点忘情了，上次晋京见驾，他还是一个声名不响的山东巡抚，几经周折才来到驾前，而说话还有时间限制，今天，这次他是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了，是圣驾前的重臣，是各省封疆大臣之首，身价自然不同寻常，心情也自然不同寻常。他满心感激老佛爷的话，一忽儿都拥到胸口，而又是在这样荒僻的田野迎驾，不是在金碧辉煌的圣殿；两宫这样的圣体，颠颠簸簸的逃难，作臣子的该是什么心情？想着想着，袁世凯两行热泪便滚滚地流出来，那股忧伤也无法抑制，他匍伏在道旁，竟然号啕大哭起来：“老佛爷呀，万岁爷呀，呀呀呀，呀呀呀！”

袁世凯这么一放声，他的随员不知就里，也就跟着放起声来。顿时，顺德城外，哭声震天。

这一举动，吓坏了所有随驾大臣，人人的脸膛都“唰”地沉了下来——原来本朝有制，王公大臣除“国丧”必须举哀号哭之外，平日绝对不许对皇帝哭泣。哭泣了，就犯了“大不敬”之罪，犯了天条，当斩。大家都认为袁世凯这一次完了，人人替他捏一把汗。

坐在御辇中的慈禧，知道面前迎驾的是新任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袁世凯，正想问他几句无关紧要的“家常话”，忽然听得他放声大哭，脑门一下子冷了起来：“我还没有死，皇帝也没有死，为何一见面便举哀号哭起来？难道不怕我降罪？”

“袁世凯”慈禧忍住圣怒，语气沉沉地问：“你怎么放声大哭起来了？嗯？！”

袁世凯哭出声之后，已经知道犯了不赦之罪。但为时已晚。现在，老佛爷又发出话来，而且带着盛怒，心想：降罪只在老佛爷的下一句话了。可是，袁世凯毕竟是在圣驾前走动过的人，颇知道这个女人的心绪，再加上他自己也饱藏着官场权术，知道随机如何应变，惊慌之中，倒有了转机的计谋。他仰起面来，一边涕泪纵横，一边说：“老佛爷呀，老佛爷，臣见圣容清减，痛彻于心，不觉失礼。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！”

慈禧处在落难之中，当初为丧家之犬逃离京城时，还不知有没有回来的可能？今天，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，有了条约，自己有幸回銮了，大臣们的功劳是当该嘉勉的。动荡之中，袁世凯还有此心，令人欣慰。于是，她转怒为喜，激动得眼圈儿也红了，叹气气说：“好孩子，咱们今天能够见面，总算上天保佑，你也不用伤心难过了。”

袁世凯谢过恩，这才爬起来。

慈禧问了他几句话，而后又对左右的近臣说：“你们都瞧见了，袁世凯才是一位至情至性的大忠臣呢！”

——不料，袁世凯这样做竟开了个先例，人们还以为老佛爷逃难回来，喜欢的就是泪眼相迎，哭声接驾呢。于是，太后回到北京，再次临朝，文武大臣们便鼻涕一把泪两行，哭天号地，闹得金銮殿上“无丧举哀”，一片哭泣。下得朝来，一个个又都嘻嘻哈哈，耍着鬼脸。此是后话，这里不提。

二

直隶总督署，原本是设在天津的，八国联军打了胜仗，在天津设了“都统衙门”统管了天津的民财大政。袁世凯衙门也被管了起来，他只好跑到直隶省的省会保定去住，只在天津设了个海关道，派唐绍仪办理所谓的洋兵撤退交涉。事情又闹腾了几个月，洋人的梦也大多圆了，到了 1902 年“都统衙门”撤销了，袁世凯才携着男男女女走进天津。

人是进了天津了，洋人却不准中国兵驻进天津。袁世凯傻了眼——兵是权的靠山，权是人的威风，别管头上有多大纱帽，没了靠山，也休想威风起来。袁世凯是玩了 20 多年兵权的人，他深懂得这个关系。所以，从保定搬回天津之后，他不仅觉得自己威风不起来，简直像是被囚禁了。他坐在衙门里头也懒得抬一抬眉，紧紧地锁着。

唐绍仪走进总督府，一见袁世凯这模样，心里便明白了几分。他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“袁大人”，便垂首立在一侧。

袁世凯侧目望望他，指着一把太师椅，呼着唐的雅号说：“少川，坐吧。”

唐绍仪坐下之后，不知是想为袁世凯分心呢，还是为了别的，他一张口便把话扯得很远很远了。“袁大人，京城里的事情，颇令人担忧。老佛爷西京回来，大家满以为她要励精图治，收拾这个烂摊子。可她却大罚‘战争罪犯’，把战乱之责一古脑推给别人。对于以前主张‘招抚’拳民的王公大臣，杀头的杀头，充军的充军，监禁的监禁，革职的革职，闹得人心惶惶，怎么得了呀！”

袁世凯淡淡地笑着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“据说老佛爷正计划开展一次各省大清党，要大开杀戒，又要大修颐和园。战事连连，民不聊生……”

袁世凯站起身来，摇手阻止唐绍仪。“少川，朝中的事，老佛爷和皇上自有他们的想法，作臣子的，我们只能以圣命为是。忧虑过多，反而不好。我只想同你商量一下咱们直隶的事，天津的事。”

唐绍仪收住了话题——其实，唐绍仪何尝想谈这些。这些事袁世凯知道得比他还清楚。令袁世凯忧心的是直隶的事，天津的事，他唐绍仪也清楚。他这个没有靠山的海关道当得容易吗？不容易。可是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袁世凯缓缓地踱着步子，不时侧目望望坐在那里发呆的、只比自己小一岁的得力助手，半天才说：“洋人，欺人太甚了。”

唐绍仪心里一跳：“他，也会这么说？”袁世凯跟慈禧一样，怕洋人又崇洋人，投洋人又恨洋人。洋人想利用他，还是略施点恩惠的。摆出谱儿来跟洋人对着干，唐绍仪知道袁世凯不会干出来。总督署搬来天津，袁总督身边又不许有兵，唐绍仪正为此事而来。只是他摸不准袁世凯葫芦里装的什么药，才环顾左右而言他。现在见袁也吐了点真情，便壮着胆子说：“袁大人，我们的手脚不能长久被洋人捆着，咱得想个办法。”

袁世凯停下脚步，但却没有说话。

袁世凯最知道兵权的作用，他能有今天，靠的也是兵权。朝中那么多王公重臣，直隶一督能给他，凭什么？还不是兵。跟同僚们争势如此，跟洋人更得如此。许多天来，他便记恨《辛丑条约》中那个“中国不得在天津驻兵”的条款，“要是我签定这个条约，我绝不接受这一条。”袁世凯也只是心里这么想，果真他去签约了，他会有什么办法呢？现在只能说现在的话了。

“少川，你说得对，咱们得想办法。”袁世凯说：“我想咱们这样办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大人请说。”

“条约只规定天津不准驻军，并没有规定天津不准驻警。我的

总督府驻在天津 我要组织警察 维持秩序。”

“好好一个化军为警 就这么办。”唐绍仪情不自禁站起来 连连拍手。

不久，袁世凯便从他的军队中挑选 3000 精锐人马，改编成一个巡警营，派段芝贵统率，皇而堂之地开进天津“维持秩序”。不久 又将巡警营扩编了几个大队、分队 分别派驻塘沽、秦皇岛、山海关以及北塘等地，还是以枪杆子来作自己的靠山。

袁世凯急急匆匆化军为警，建立武装，巩固自己的天津，驻在天津的洋人早已看得明明白白。“袁世凯的戏法变得并不高明，警也是拿着枪的，也是武装。”但是 洋人却不想排斥这支武装 并且正想找一支这样的武装来代替洋兵“维持天津地方秩序”，这个不出代价的代理人由袁世凯来充当，岂不更好。所以，袁世凯的以警代军巧计也就如期实现了。

北京的事暂时平静了，天津的事暂时也平静了，袁世凯的心情也暂时平静了。他想好好休息一下，虽然才是四十出头的人，这样没日没夜地忙忙碌碌，他也感到累了，而且累得腰背酸痛，眼睛也不想睁开，他想紧闭房门躺下身来，好好地睡，睡上它几天几宿。

袁世凯该睡几天。这一段，他的心机用得太多了，又是义和团，又是洋人，又是迎銮，早几天，一件大事几乎使他得宠惊煞了：他和湖广总督张之洞、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晋为太子少保，赏双眼花翎 从此之后 他便有一顶“宫保”的桂冠罩在头上了。他匆匆进京谢恩，又忙忙碌碌应酬同僚们的祝贺，哪样事不得耗费精力。还有，他的生母刘氏遗体还躺在灵床待丧，他尤加心神不定——

三个月了，当他得知朝廷破格留用而且升他北上直隶的时候，他在母亲的灵床前悲痛大哭，然后才脱去缙经，北上应命，母恩泰山般重 他是刻不敢忘。无论在北京、在保定、还是在顺德 每朝每夕 他都面朝南方 心驰天津 对着母亲的遗体默哀 擦抹不尽的泪

泪泪水。

母亲刘氏，并非父亲的正室，虽然生活在大绅士的家庭，却始终过着比下人好不了多少的生活。据母亲对他说，他落地之后，由于刘氏体弱奶水很缺，只好交给嫡母——袁保庆的妻子牛氏喂养。牛氏也在此时生了个儿子，但夭折了，是在伤子的悲痛中代养着的。但是，从此之后，袁世凯便跟随这位嫡母作嗣子，形影不离了。8岁时嗣父袁保庆到山东侯补，他随嗣父母到济南。后来嗣父调任江南盐法道，袁世凯又随到南京。嗣父病故在南京之后，他才随嗣母牛氏回到原籍——河南项城。那时候，袁世凯已经15岁了。当他见到生母刘氏时，竟怯生生地不敢认了，惹得刘氏痛哭一场。

袁世凯机灵透顶，见生母悲伤，便跪倒面前，请求惩罚：“娘，是儿子错了，儿子不孝，儿子不懂礼，你打吧，骂吧，儿子再不敢了！”

刘氏善慈，只想到这些年日月过得不顺心，想同儿子亲热亲热，见儿子冷淡，便悲伤。现在，儿子跪在面前请罪了，反又觉得心疼。忙抱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孩子，你是娘身上掉下的肉，凭你走到哪里，娘的心都随着你。你也明白，娘的日子难呀！娘常常把泪往肚里吞，只盼着你……”

“娘，你别说了，我明白。”袁世凯伏在娘怀里，仰脸望着娘的泪面说：“娘，从今以后我再不离开你了，永远在你身边。要是外出做事了，我也把娘带着。”

刘氏揉揉泪眼，说：“别说孩子话了，娘是一时急乱了心，这才流泪。以后，凭你到哪里，千万不能忘了嗣娘，是她的奶水养大了你，你不能忘了她，要孝敬她。”

袁世凯说：“娘，你放心，生母、养母我都一样孝敬，我一定让两位娘都高兴。”

正是袁世凯思亲的时候，他派往项城老家安排葬母的袁乃宽回来了。这个到了暮年跟袁世凯认了本家的老管家，一回到天津

就哭丧着脸跪在袁世凯面前，悲悲怆怆地喊了声“大爷”。

袁乃宽跟袁世凯续本家的时候，不仅年龄比袁世凯大几岁，按辈还得比袁世凯高两辈。只因袁乃宽是一个无名小人物，甘心退三辈称袁世凯为“大爷”。袁世凯有官有威风，以“爷”自居，总不会半悬空里再拾一个“爷”在身边，那成什么体统。也就心平气和承认这位本来应该叫爷的人称爷了。一笔写不出两个袁，一日认了本家，终生亲密无间。这袁乃宽也就成了他身边跟老佣人袁振标一样身份的管家了。袁世凯葬母的事，自然由袁乃宽去操办。现在袁乃宽这模样回来了，袁世凯知道事有蹊跷，便问：“绍明，袁乃宽也附庸风雅起了名号，叫绍明。但他只对袁世凯说是‘乳名’。所以袁世凯总爱这样直呼，)怎么啦，事情不顺利？”

袁乃宽点点头，又叹声气，才说：“大爷，项城的大爷说，老太太的葬事，你没有同他商量。究竟该怎么办？还得等你回去一趟才能定。项城的大爷还说……”

“还说什么？”袁世凯急问。

袁乃宽抬起头，没有回话，只用目光朝袁的身边侍卫打量一下。袁世凯明白了，他扬了扬手，说：“你们下去吧。”

侍卫、随从应了一声“是”，都退了出去。

袁乃宽揉揉眼，仿佛是在流泪了。“大爷，项城大爷火气大呀，他说……他说……”，

袁乃宽口喊的“大爷”，自然是对袁世凯，而口喊的“项城大爷”，那是指的袁世凯的长兄袁世敦。袁世凯兄弟姐妹共 9 人，除老大袁世敦是嫡出之外，其余兄弟 5 人、姐妹 3 人均为庶出，这位嫡出的长子自诩清高，一生不做官，只守着祖业，甘当绅士，本来就对袁世凯的品行并不赞成，兄弟交往不密。袁世凯对这位长兄，也总是敬而远之。今日葬母，再勉强，也不能漫了老大的头皮，所以，才派袁乃宽先去“招呼”一声。他却不曾想到还会有什么蹊跷便

说“说么，有什么好吞吞吐吐的。”

袁乃宽说：“项城大爷说老太太葬仪，凭你怎么办，他都不管。但是，老太太的墓地，就不能依你说了算了。得……得……”

“得怎么样？”袁世凯急问。

“得项城大爷……”袁乃宽忙改口说：“项城大爷说，得按祖制、按家规办理。”

“什么祖制，什么家规？”袁世凯拍桌站起。“难道说我不是袁氏子孙？！难道说……”

“大爷，项城大爷说，你最好先回去项城一趟，而后再起老太太灵柩。”

“什么话！”袁世凯大怒了。“葬母我还要同谁商量。我不去，你们照准备。”

三

袁世凯要离开天津，然后再到项城为他的生母刘氏出殡。朝廷重臣，位高身显，正是荣宗耀祖的时候。袁世凯要为他的生母赫赫归西。袁乃宽捎来的项城“消息”，只令他心里沉了一下，很快便又平静了。“什么祖制，什么家规，袁姓有几个总督，何况总督之首？连各省督抚都不在我心目之中了，老大还会怎么样，家族还会怎么样？”袁世凯官大了，他可以蔑视祖制。所以，他不放在心上。他放在心上的事是：要离开任所了，虽然为时不过两月，可形势日益变化，他要稳住自己的衙门，稳住自己在朝廷的阵角。他闷坐在衙署内，分析着老佛爷的行止和宫中的风风雨雨，他更思索着自己该做的巨细——他还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好好休息。

袁世凯得算是一个在老佛爷面前“有眼色”的人，他办出的事情一般都能令那个机灵的女人满意。就说日前迎銮时的“举哀号哭”吧，要不是他袁世凯摸透了老佛爷的心，要换了别人，还不得算

个“犯天条”而杀头！可他袁世凯，竟能博得慈禧欢心。袁世凯精明，精明得透顶。他知道，大清王朝的极权掌握在满族爱新觉罗氏手中。现在，移到叶赫那拉氏手中了，叶赫那拉氏依然是满族。谁人不知，爱新觉罗氏的祖宗就有过遗训，绝不许让汉人作军机大臣。后来，曾国藩、左宗棠作了军机大臣了，那并不是清王朝的祖制改了，而是太平军起义，半个中国都起了火，满族将领统治的旗营又腐败得不堪一击，为了苟延残喘，才破了破祖制。即便如此，皇族还是放不下心，千方百计派八旗要员监视。曾国藩看得透彻，他在作了军机大臣建立湘军时，便力保满族塔齐布为湘军大将，自己才坐稳军机。袁世凯不忘前事，在山东做巡抚时已经力保满族道员荫昌来“佐赞戎机”甚得朝廷放心。现在，官至极品了，他忘不了“成功经验”，顺德迎銮那是雕虫小计，大动心思还得另筹筹码。

袁世凯派人把亲信之一、刚刚作了直隶全省操防营务处督理的王士珍找到面前，亲自为他倒了茶，然后便问他：“聘卿（王士珍字聘卿）你来说说，眼下朝廷情况，究竟与昔日有无不同？”

王士珍，直隶正定人，比袁世凯小两岁，是在北洋武备学堂时经荫昌推荐结识了袁世凯的。此人城府极深，却又不露锋芒，遇事唯唯诺诺，从无疾言厉色。袁世凯欣赏就欣赏他的这种稳重。王士珍呢，对袁世凯也颇尽得忠心，能够推心置腹。听了袁世凯的问话，先是淡淡地一笑，然后说：“宫廷中的情况，宫保自然比我看得明白。何必问我呢。”

“怎么能这样说呢？”袁世凯表现谦虚了。“形势多变，人心难测。像老佛爷那样的人，哪里是你我之辈就看明白的。”

王士珍明白了，他知道袁世凯在揣摸慈禧的心思。王士珍同时也知道了袁世凯想干什么。便说：“老佛爷此番西安归来，猛然间便见老了。心情也有点儿反常。”

“噢？！”袁世凯故作惊讶。“我还看得不清楚。”

“人到风烛残年了，该享受的，不愿放过了。”

“你说的是修颐和园是不是？”

“不止如此。”

“还有……”

“你没看见，卖官鬻爵，已经成了公开秘密。有钱的人，谁都可以买个官当当。钱多买的官也大。满街满巷在唱‘朝为大腹贾，夕便载乌纱’……”

此道袁世凯最精。世界上的生意以买官利最大，可谓一本万利。官买到手，花去的银子转眼便回来，而且厚利无边。“不谈这些了，那不是咱们该管的事。再说，卖官买官，那也是愿打愿挨的事，捐官也并非从本朝开始，我只想知道朝中人事有无变化。”

“有大得很。”王士珍消息灵通。

“听说荣禄荣大人病了。”袁世凯不想听那漫天扯地的清谈，单刀直入。

“是的，荣大人不常到军机去了。”王士珍说：“怕不单单是因为身体不佳。”

袁世凯摇摇手，说：“那么军机呢？”不待王士珍说话，袁世凯便自答起来。“我知道，荣大人一退步，庆亲王奕劻便成了太后身边的最红的皇族大臣……”

“连他的儿子载振也身价百倍，把个官场闹得……”

袁世凯又在摇手。“你看看，咱该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王士珍心中一跳，这才转过神来。原来袁世凯关心的并不是朝中事，国家事，而是他的自己事。奕劻主持军机，袁世凯自然最先知道，他何须问自己的下属。王士珍心里责怪自己，怨自己不该唠唠叨叨东拉西扯，口里却说：“官保既然诸事看得清爽，何不自己慷慨一番，让那位庆亲王也喜欢喜欢。”

袁世凯笑了。第二天，袁世凯便叫他的幕僚杨士琦给奕劻送

去十万两银票。奕劻看着这份沉甸甸的大礼，心里乐滋滋的，口里还是说：“这怎么行呢 我怎敢当得起如此大礼？”

杨士琦会说话 他说：“这不过是见面礼 宫保说孝敬王爷的日子长着呢。”

奕劻并不是见钱眼不红的人，十万雪花银早已弄得他心中奇痒了。于是 便推就说：“太难为慰庭（袁世凯字慰庭）了 我如果一定不收 他会怪我不讲交情的。”说着 便把那张银票塞进自己的袖管里。

十万雪花银子买通了一条路，从此之后，袁对这位王爷更亲密起来了，不仅年节、婚寿有礼，连王爷的守门佣人也常常少不了一份礼品。王府的大门，从此之后自然随时都向袁世凯敞着。

朝廷的事安排周到了，自己衙门的事也都作了吩咐，袁世凯这才静下心，转过神要为老娘出殡。亡人入土为安，长期停灵堂上也不是个办法。于是，袁世凯把管家袁振标、袁乃宽，账房先生符殿青，身边的贴身随员申明善、申明法、何殿祥和马其昌以及医官刘斗夫、王仲琴等通通找到面前，和他商量如何出殡的事。

“狗，”袁世凯呼着大跟班申明善的乳名说：“咱们要送老太太归西了 得办得体面一点。你看呢？”

精明能干的申明善，这事想了许多日子，心里早已有了谱。

“老爷，这事就交给我们吧，老太太活着的时候，待我们天高地厚，我们要对得起老人家。”

袁世凯一边点头，一边对老佣人袁振标说：“老伙 袁氏家人对男佣人一律称‘老伙’ 对女佣人称‘干’ 张氏称张干 李氏称李干）送老太太的灵车你都安排好了吗？”

袁振标说：“安排好了。只是尚未装饰 还有纸幡之类 也得三天才能糊好。”

“我不是让你抓紧点么 怎么这样慢慢腾腾？”显然，袁世凯有

点心急。

“老爷，袁振标在袁世凯耳边窃窃私语了几句，然后说：“这是我和大总管乃宽和明善、殿青一起商量好。老爷如觉得不妥，还请老爷示下。”

——原来这些管家、佣人都对世俗十分透亮，这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、又是太子少保显赫的人物出大殡，怎么能不惊动四方上下呢。衙门内设一个灵堂，衙门外扬起白幡，谁不得来吊丧。荣宗耀祖又来了大笔金银。袁振标说的，便是在总督府内为老太太设祭3天，恭承各界惠吊。袁世凯自然不会有异，只是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务必一切从俭、从简，我还是官职在身的人，皇恩未报，不敢声张，只觉得老太太一生艰难，想让老人家走得称心些罢了。”他又说：“咱们是江淮故土养大的人，不同于北方，更不能与京城相比，一切都按照项城习俗办理，以见咱们不忘桑梓。”

袁振标答应着，便同袁乃宽、符殿青等人退了出去。

果然，第二天总督府衙门内便搭起了灵棚，灵棚正面摆着祭桌，祭桌上摆放着祭品，祭品上有用五颜六色材料装饰的山水人物、飞禽走兽，中间饰有一道龙门，桌前放着大大小小的白布孝垫；祭桌后挂竹帘，竹帘上镶着一个大大的“灵”字，两旁便是隔扇，灵字上边是一个匾额，上书“陟岵兴悲”四个大字，灵棚正门上也悬一块匾额，上书“恭承惠吊”四个大字。衙门外，扬起白幡，设上鼓乐哀队，出出进进的眷属和闲杂用人，一律白衣素裹……显赫的一座衙门，顷刻间便梨花盛开，一片雪海。

袁世凯是红极朝野的人物，许多人想巴结但苦于无门，今天总督府高搭灵棚，出起大殡，怎么不来？于是先官方后群体，最后是平民百姓，如潮如涌，前浪后浪，足足热闹了七天，这才宣告“拆倒灵棚”。账房先生符殿青收了收账，大大超过了日前袁世凯孝敬庆亲王奕劻的那笔银两。“老爷，请你过过目。”符殿青把账单放在袁

世凯面前，便立在一侧。

袁世凯只侧了一下目，便看清了收礼总数。他故意偏过脸去，说：“不看了吧，由你们收拾着好了。”停了停，又说：“只是这份礼单务必好好收存。亲朋友好，同僚至交，人家对老太太这番深情厚意，咱是当该永远铭记在心的，并且要加倍的补偿。”

符殿青连声应着：“是，是，是。”忙将礼单收下，后退着走出去。

两天后，灵车装着刘氏的灵柩，孝子孝妇以及管家佣人和卫队坐着另备的送丧车队，浩浩荡荡地从天津开出来，开向河南省的项城。

四

项城，河南省东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县，属于豫皖之间淮阳山脉，是淮河流域一片较为贫困的地区。袁世凯的祖籍袁寨，却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镇。袁氏家族的“保”字辈已经没有人了，只剩下“世”字辈支撑门楣，袁世凯的大哥袁世敦，成了家族中的“大当家”。

袁世敦，五十过来的人了，大约是善于修身养性，又是过着闲云野鹤的悠然生活，体态胖乎乎，呈现着福相。此人为人呆板，一年四季总是长衫马褂，手里抱着只弯脖黄铜水烟袋，一天到晚两头吐云喷雾。他性格内向，对任何问题都是怒目或点头来表示可否。他读了不少书，却不愿把满腹的才华货于帝王之家，只想在这片故土上当乡绅，当名士，当袁氏家的卫道士，成为袁家一言九鼎的人。他同袁世凯虽是同胞兄弟，关系并不好。一来是他以嫡出自居，不想同那些兄弟平起平坐，常常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兄弟；其次便对袁世凯的为人瞧不起，他觉得他不学无术，行为不端，人极不厚道。所以，这些年，无论袁世凯在外边如何轰轰烈烈，他却依然不出项城。刘氏病故天津，他只派了两位侄子前去应付了一下吊

祭。早时，袁乃宽来项城料理安葬刘氏之事，他便推三阻四不给见面，最后勉强见了一面。

那一天，袁世敦端着水烟袋，坐在客厅的正位上，眼皮也不翻，只管“呼噜呼噜”吸他的烟。垂首立在一旁的袁乃宽吞吞吐吐地叙说着为刘氏老太太安葬的事。话说明白了，袁世敦才眨巴一下眼皮，侧视他一眼，说：“这么说，是要惊天动地地出一场大殓了？”

袁乃宽没有听明白话意，只“嗯”了一声。

袁世敦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值得吗？”

袁乃宽心中一惊，他没想到这位大爷会对亡人这么冷淡，会对他显赫赫赫的弟弟这么冷淡。但是，自己却不敢多言一句。只得把垂着的头再往下垂垂。

袁世敦又“呼噜呼噜”地吸阵子烟，才说：“按说我们袁家的老殓出得再大，也不为过分。只是，这一次么，”他吹了吹烟管里的灰烬，又装上烟丝。“这一次……你回去吧，让世凯回来之后，我们再商量。”

袁乃宽觉得事情办得不圆满，想再力争一番。便说：“大爷，我来的时候，家大爷倒是有话，出殓的一切费用，自然由他一人筹措，不需府上再破费了，只是……”

袁世敦摇手不让他再说，冷冷地笑着。“笑话，难道袁家出不起殓？！我完全可以不动筋骨地大办一场。我敢说，在项城县，还没有那一家敢同我较量。”

“那……”袁乃宽迷惑了。

“殓他爱怎么出，便怎么出。”袁世敦说：“我绝不阻拦。只是，祖坟中的那穴地，我是不能让她占的。”

袁乃宽明白了，可是，他也惊慌了……不过，袁乃宽是不敢如此明白地向袁世凯回报的。而袁世凯，也觉得他的大哥不一定会

如此阻他。

天津的灵车在县城暂时停住了。县官为他设了祭堂，要让县城乡亲为之祭悼——项城县出了总督，又是北洋大臣，太子少保，全县人民跟着沾光，能不为他老母吊丧？

县城开悼的第二天，袁世凯领着几位随身先去了袁寨。他在天津是发了狠的，他要同他的胞兄扭着劲干一场，殡怎么出，得他说了算。“难道我一个朝廷大臣葬母还会被族规阻拦？”

离开县城的时候，袁世凯没有穿总督服，御赐的双眼花翎也收藏起来了，只按照地方习俗穿上长衫马褂，戴上六片瓦的帽店，坐上县衙门为他特备的马车走进袁寨。

袁寨是一个住着 300 户人家，上千口人的寨圩，中间高高的门台是袁世凯的宅院；四周便是众多佃农和其他庄稼人，村子成了园形，一堵高高的圩墙围裹着，圩墙外是一圈丈多深的壕沟，壕沟里终年不断积水，只有圩子南面留着寨门，可以通过行人车辆。寨门外的壕沟上有吊桥。太平年月，只闭寨门不放吊桥；若是战乱或匪盗兴盛时，每晚都把吊桥吊起。这样，住在寨子里的人家便与外界隔绝了。如今虽然北方多乱，洋人开战，但在偏僻的项城，还算太平，所以，寨圩子上的吊桥一直不曾吊起。袁寨的人都知道袁世凯要还乡葬母，寨门也是天天黎明即敞开。袁世敦也有意差了家丁时刻关照。

袁世凯在寨门外下了马车，在随从的簇拥下，一路和相遇的人打着招呼，一路朝家中走去。

袁家是寨子里的主户，算得上书香门第，自然是讲究礼仪的。袁世敦派出的家丁和族中晚辈，纷纷跪迎袁世凯，然后随在身后。袁世凯走进家门，直奔客厅。

袁世敦也从坐椅上站起来，端着铜制的水烟袋立在当门表示迎接。唯其与往日不同的是：袁家从正门直至客厅、内宅，一律地